

复兴岛 100 岁了！正在蜕变为“顶流岛”，老船厂人—— “复兴岛的故事，我要一直讲下去”

怎样的时间和空间，能赋予一个地方以复兴之名？

在上海，复兴岛就是这样的地方。

黄浦江蜿蜒盘旋，经杨浦区境东南缘处取弯向北，转弯处形成浅滩，有了复兴岛前身的周家嘴滩地。1926 年，上海浚浦局在周家嘴角东部吹泥填滩成岛，定名周家嘴岛。后为纪念抗战胜利，改为复兴岛。2026 年，复兴岛迎来了它的 100 岁。

网络博主富伟东的账号上，复兴岛是当然的主角。简介里，他为自己列的第一个身份，就是“复兴岛船台电工”。“大约 40 年前，我来到复兴岛的中华造船厂，成为一名电工，在这里奠定了人生的底色和基调。中华造船厂最早的名字叫大中华造船机器厂，1926 年创办，到今年也是 100 年。”

新年伊始，他发现，100 岁的复兴岛更活跃了。元旦，一场迎新城市定向挑战赛在船台公园开启。新年首个工作日，杨浦区重大项目落地、重大工程推进会暨重大工程开工仪式也在岛上举行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局，复兴岛围绕“数字智能岛、设计艺术岛、人民城市岛”定位，着力构建未来城市实验区、创新创业和人才集聚区、时空智能创新先行区。

富伟东深知，复兴岛的蜕变，不止于“变热闹”，更有着严谨的城市更新逻辑。“这座宝藏小岛，正在成为面向未来的‘顶流岛’。而对我来说，复兴岛就像我的家。新的一年，我决定常回来看看，挖掘更多新故事。”

那种豁然开朗和自豪 这辈子都不会忘

踏进船台公园那一刻，56 岁的富伟东一眼认出了 20 来岁工作过的三号船台。

它就在老地方，是开放给市民参观的公园一部分。富伟东熟门熟路走上去，眺望着不远处宽阔的江面。“我发自肺腑大喊了一声，复兴岛，我回来了！”在接受新闻晨报独家采访时，他对记者说。

1986 年，16 岁的杨浦少年富伟东初中毕业，考上了中华造船厂的厂办技校，分在 8504 电工班。技校就在复兴岛上，距离共青路 130 号中华造船厂正门仅百余米。

“那个年代，父母都希望子女早点走上社会，有份稳定的工作。我爸听人说厂里正在招电工专业，就让我报了，觉得毕业进厂就有了铁饭碗。”富伟东说，“进去以后才知道，我们是最后一届进厂有编制的工人。”

在 1980 年代的上海，这被视为一份可靠的工作。“福利很好，人也很有自豪感。”富伟东至今珍藏着一本早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《中华造船厂志》，大事记里写着：1926 年，近代实业家杨俊生在杨树浦路创办大中华造船机器厂，1931 年搬到了复兴岛。

向往宽广与自由的富伟东，一进厂就像发现新大陆。“当时船厂的位置就在如今的船台公园，走进来，我发现，天空那么广阔，江面那么宽，船又是那么雄伟，我能在这个地方上班，简直太棒了。”对于当时的杨浦人来说，坐落在复兴岛的船厂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宽广视角，“你想，每天看着黄浦江来来往往的船只倒映在江面上，眼前是高耸的塔吊、壮观的万吨巨轮，那种豁然开朗和自豪，这辈子都不会忘。”

“新船下水太激动了！” 船厂的历练让心胸更宽广

作为一名“老杨浦”，来到船厂之前，富伟东对复兴岛并不陌生。

“不过，就像之前媒体描述的‘遗世而独立’，那时的杨浦人对这座岛没有特别的概念。只记得我和小伙伴老是去定海桥下面的滩涂抓红线虫，喂金鱼用。有时候从定海桥渡口坐船到浦东去。”

他回忆，当时岛的位置算远离市区，没有那种喧嚣。“比较热闹的是轮渡站，小商贩在门口摆摊，打把式卖艺，我就看，还买油墩子吃。没想到后来又在岛上读书、上班，和复兴岛很有缘。”

船厂的存在，成了工业杨浦时代复兴岛的光芒。尽管工作辛苦，劳动繁重，但富伟东记得，“每个人都干得热火朝天”。船一艘接一艘地造起来，然后下水试航，工人的情绪达到沸点。

三号船台对于富伟东的特殊意义，有老

照片为证。“1991 年，我们全班同学站在三号船台的大船船头，等待下水。固定船的装置打开了，船开始往后退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然后轰然一声滑到黄浦江里，溅起来的水比船都高！全班同学激动疯了！”

新船下水是第一阶段，经过第二阶段舾装的电缆铺设，航电系统的安装、调试、通电，就到了第三阶段的海上试航，这对船和随船试航人员来说都是大考。“试航有时会遇到极端气候，听试航归来的师傅们说，有一次遇到十级左右风浪，所有人在船上吐了一整天，连胃酸都吐出来了。试航归来，我能看出他们的疲惫，但每个人脸上都有胜利凯旋的兴奋。”

富伟东说：“我虽然没跟船，但是他们的讲述给我带来莫大的震撼。你想，有多少人一生中经历过十级风浪？有过这样的历练，心胸会变得无限宽广，整个人都充满了勇气。环境对性格塑造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后来我离开复兴岛，去了很多地方，每次遇到困难，我都觉得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相比船厂的经历，那些事情都太小了，足够我从容应对。”

跟着复兴岛经历时代转折 打开通往新世界大门

当时间来到 1990 年代，上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新生。散发着时代脉动的复兴岛上，中华造船厂已在着手筹建新地标——“准二星”的复兴岛大酒店。

“船厂需要接待很多来自国外的船东、设计师，虽然有招待所，规格相比酒店还是差了点，所以决定造酒店。”富伟东解释说。

酒店筹备期间，造船厂面向工人招聘服务员，车间一位大姐觉得富伟东卖相不错，身材挺拔，提醒他也试试。他记得自己在主考官面前讲了几句英文，又唱了首张国荣的粤语歌。“别人听到的都是‘等消息’，我当场就被录取了。”这让他很兴奋。毕竟，酒店工作比当工人轻松，工资还高。

新员工被厂里送到上海旅游专科学校集训，然后到扬子江大酒店、华亭宾馆、杨浦区白玉兰宾馆实习。“这让我大开眼界。”1990 年开始，上海大力招商引资，星级酒店是上海招待外商的最主要场所。“在实习的酒店，我见到很多外国人。那时候，普通人不太可能出入星级酒店，是复兴岛大酒店给了我机会，让一个年轻人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”

1992 年 9 月，八层高的复兴岛大酒店正式营业，富伟东回岛上班。“岛上的生活还是要纯粹简单一些。”由于之前的经历塑造了新的人生观，1993 年，富伟东辞职离开复兴岛，应聘去了乍浦路美食街的北海渔村大酒店做餐厅领班，探索新世界。

“在那里，我看到了电视剧《繁花》里的场景，见到了很多阿宝那样的大户。”富伟东至今感谢复兴岛时光带给他的底气和勇气，



“虽然辞职把我老爸气的不行，吵完架三天没理我。”

老船厂变新地标 自媒体镜头续写未来岛故事

也是怀着这份勇气，后来，富伟东又奔赴自己的音乐梦，成为 DJ 后离开上海四处闯荡，几年前才回到上海，想着要去复兴岛看看。

不过，中华造船厂已在 2001 年与沪东造船厂合并，成为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，搬去了江对岸的浦东，去年又搬到了长兴岛。

“我回到复兴岛，就像一个离家很久的孩子突然回家。当时岛上还没有开发，很安静，我一个人坐在路边，发现厂房、学校都没变，但是当年的人都不见了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抽了两根烟，坐了半个小时调整情绪。我真的太想念当年那段时光了。”

伴随着复兴岛的焕新，小岛再次活跃。2025 年 8 月，富伟东在小红书看到 RED LAND 的图文和视频后，当即出发上岛。进不了活动现场，他就在共青路上看，“远远地看见塔吊也在，船台也在，还被赋予了更多新的东西，融合了二次元的元素，让我感觉复兴岛一下子恢复了青春！”

他告诉晨报记者说：“特别感动的是，焕新并没有把以前的样子抹去，而是基于历史的创造性转化，在保留船厂遗址和工业特色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，让过去和现在共存。老一辈工人的记忆和情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，年轻人又能感受到新的生命力。只能说，上海太有心了！”

2025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期间，他走进心心念念的船台公园。在三号船台下面第二个房间，他看到自己上班时的船台电工休息

室还在。他拍了照发到网上，收获了许多留言。“我在网络平台上讲复兴岛的故事，就想让更多人知道这座岛曾经有着怎样的过去，它在工业时代的辉煌，展望它作为‘未来岛’的蓝图，让更多的人去到这里，开启新的人生。”当年的技校同学、船厂同事，有人循着账号找到了他，一起挖掘更多回忆。

对于城市空间艺术季探寻“量子城市，复兴未来”的全新篇章，富伟东的理解是，借量子力学中的粒子可以产生叠加与纠缠的属性，在复兴岛原有工业遗存上叠加艺术、生态与未来实验室，就能连接过去与未来。而本岛居民与访客、工业遗产与自然环境的交融，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、充满活力的复兴岛。“我想，‘复兴未来’是激活土地潜能、迈向充满可能性的新未来。现在的复兴岛既是可以回归的旧地，又是可以奔赴的未来。”

城市空间艺术季落幕之际，他上台领取了传播共振奖的宣传达人奖。他对记者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领奖的大厅，也就是召开 2025 上海量子城市年度大会的大厅，以前是船厂的船体装配车间，顶上有桁车搬运钢板。37 年前，桁车上的一个限位开关坏掉了，我就和师父一起爬到桁车顶上，把它换掉了。”

“真想告诉师父，复兴岛给我发奖了，就是在我们当年一起维修桁车的地方。师父叫严俊杰，那时是中华造船厂设备科北保养的电工，当年 40 岁左右，工人老大哥的模样，高大壮实，现在可能有 80 岁了。如果师父和以前技校 8504 电工班的同学通过新闻晨报看到消息，可以通过报社联系我。复兴岛的故事，我想和他们一起讲下去。”